

樱桃树

岑玲飞

十来年前,社区搞植树节活动,居民可自愿向社区购买树种,由园丁负责运送,并在购买者指定位置种下。儿子选了株樱桃树苗,我付了50元。在那个细雨微微的植树节,我和儿子披着雨衣,看着同样披着雨衣的园丁,把那株樱桃树苗种在了家附近。

总以为这株樱桃树苗会应了一句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话。我们并不抱太大希望,而且它看起来非常不起眼。

第一年,樱桃树几乎没有动静,只零落了长了几片叶子,因种在室外,我们从不浇水施肥除草,回家路过,偶尔关注一下。它虽根枝细瘦,却挺过严寒酷暑,活了下来,有一两次还被台风刮歪,我们走去扶正。虽扶了,总不如刚种下时那么直。因此,这棵树有略微的倾斜,但风风雨雨中,它仿佛自己又作了调整,努力站直,不像是曾被刮歪过的样子。

第二年,百花盛开时,小樱桃树忽然开出花来,它们像是不经修饰、素面走来的花,难以引起人的注意,而且只有数得出来的十几朵,但在那个春天平添了一份惊喜。当樱桃花零散落尽,

又结下青青细果,着实令人兴奋。果子渐渐长大,由青涩渐转为微黄,又向淡淡的粉红发展,樱桃离我们期待的样子越来越接近。不料,一日早晨,儿子跺脚大惊:“妈妈!快来看!我们的樱桃被偷光了!”我凑近一看,发现十几颗樱桃一夜之间几乎清零,再细看,核还好端端长在树上,果肉被啄光了,不是鸟还会是谁!再细看,还剩下三颗,我们不假思索,忙一把摘下,异口同声说:“再留着舍不得吃,要落得一颗也吃不着了!”于是把樱桃一口咬破,酸得五官都挤在了一起。

第三年春天,樱桃花开得明显比上一年多了几倍。知道小鸟不等樱桃熟透就会先下手,那年春天,我有心积攒了五六个小网袋,等果子长到黄豆般大,用网袋三个五个地围护起来,但也围不齐全,算是保下一部分,没围住的自然还没等到成熟就落入鸟腹。其实那些围住的,我们也没等到大红大紫,性急地提早摘着吃了,甜是淡淡的甜,酸是淡淡的酸,是像模像样、清新可口的樱桃了。

第四年春天,我没有积攒小网,樱桃都朝天露着。儿子眼看

着樱桃渐渐长大,颜色转红,他舍不得就摘下,想养得再熟一点,一边又担心哪天一夜之间又被鸟吃光,很纠结。我说,要是我们把树全罩住,小鸟就一颗也吃不到了,我们和小鸟一同分享,也算是爱护小动物的表现,而且我们可以到水果店买樱桃,而鸟是不能去水果店买的。儿子一听,马上释怀,连说那就让它们吃吧,不用罩住了。一天,儿子又走到樱桃树边察看,看后以手指树,对我使眼色。我走去一看,樱桃已被扫荡一大片,见小鸟已下手了,两人对视一眼,点头示意,仿佛地下党的接头暗号,然后各自伸手摘起樱桃来,稍红的樱桃都被我们摘下送入口中,一边吃一边赞叹:“真好吃啊!”樱桃树已经窜高了不少,有许多樱桃踮脚伸手也够不到,那些够不到的樱桃,留给小鸟去吃,我们也很乐意。

这棵樱桃树一年又一年地开着花,结着果,我们和鸟一年又一年地品尝樱桃的滋味。鸟不吃,我们也不吃;一发现鸟下手,我们也跟着下手,仿佛我们不知道吃樱桃的时间,要参照鸟。就像一个人漫长的童年不会过去一样,这棵樱桃树也会永远立在那里,不会去别的地方,因为树不会像人一样行走,也不会像鸟

一样飞翔。

事实上,我的童年有着许多仿佛永远会立在某个位置的果树,但后来,那些果树在岁月变迁中都不知去向,变成了我的回忆,写进日记。

现在,儿子已长成小伙子,他童年里的那棵樱桃树,也不见了。那是前两年,小区挖煤气管道,又改造绿化,花木面临动荡。我家那棵樱桃树,施工人员挖管道时挖到了它的根,就变得很歪,越来越歪,几乎横倒,我们都试图扶正,但没有用,又想重新种到旁边的位置,然而家里捣鼓花盆的铲子太小,用不了。还没来得及等我弄到能种树的工具,它竟整棵不见了,不知是被清理走了,还是有人见它老歪得不成样子,误以为是一棵要被清理的树,索性拔了它,移到另一个妥当的地方种下。我想,那棵樱桃树一定是去陪伴另一个人,或另一群人的童年了,它一定开出了更多如素面走来的花,结出了更多来不及红透就被飞鸟吃掉的樱桃。

每一个春天,看到别处的樱桃树开花,我总觉得像是遇到了一位熟悉的老朋友,我认识她的“花颜”,一眼就认出来。

生命旅程

陈红莲

热爱太极拳的红姐这几天一直没有露面,微信留言也无回音。正纳闷着,红姐回复了,她无比懊恼地告诉我:弟弟生病了,一查,癌症晚期,家人吓一大跳,紧急入院做了手术。术后,弟弟暴瘦,严重脱水,辗转挣扎在病床上,一日三餐需人服侍。堂堂五尺男儿,才五十出头,要在平时,浑身是劲,走起路来蹬蹬响,上山出海无所不能,可是人怕病来草怕霜,生命之沉重,无法言喻,不得不挣扎着求生,前路茫茫。

红姐跟她弟同住一条街,两人天天碰面,姐弟情深,平日常互相照应,不分里外,突然间生出这样一桩事,好像天塌了一角,自然没了打太极的心情。她向我诉苦:当今医学如此发达,许多疑难杂症都能得到有效治疗,可是在五花八门的绝症面前,人类为什么还是那么渺小无助?鲜活的生命,一旦染上它,顷刻就又脆又弱,如秋天的落叶,枯了萎了随风去了。

我特别理解红姐的心情,许许多多像红姐一样束手无策的病患家属,在积极配合病人医治的背后,心里隐埋着无尽的辛酸。许多像我一样唯恐患上绝症的人,患得患失疑心生夜鬼,时不时前往医院检查身体证明无恙寻求安全感。谈癌色变,人类在绝症面前,真的很无奈,人世间的生离死别,很多起因于它。

红姐告诉我,弟弟是多么热爱生活的一人。喜欢旅游,工作之余,背起行囊,夕阳下晨光里,春赏花、夏嬉水、秋爬山、冬赏雪,行走清风明月里,潇潇洒洒,自由自在。热爱美食,每到一处,捎回点当地特产,与家人开一瓶红酒边品边聊,说些沿途见闻乐趣,笑起来没心没肺老小孩似的。如今却躺在医院里,有气无力、郁郁寡欢,有一次看

见尚未成家的儿子进来探望,忍不住失声哭泣。

可以想象,这种年纪,上有老下有小,老没尽完孝道小未帮衬完毕,有多少心愿未了?有多少许下的诺言未曾兑现?怎能放手?怎舍得离开?又怎会不崩溃?都知道,生命虽然无常,过程却十分精彩。万家灯火里,有美食、有爱人,有心安放的地儿。芸芸众生间,有你,有我,有他,有彼此交集形成的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。大千世界,看不完的风景,绕不开的人情世故。

对于红姐,似乎所有的安慰都是空洞的,我深表同情,却无话可说,只能在微信上发送两个字:保重!

红姐回我一个流泪的表情后,沉默了。

浩瀚宇宙,人生一世,不过沧海一粟,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,瞬息即逝。可是对于人类自身,从出生到死亡,却是漫长的,岁岁年年,不断跋涉前行,青丝换白发,稚童成老妪。生命无价,热爱它,小心翼翼呵护它、珍惜它。毕竟,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,活着之余,才能干喜欢的事情,好不容易来一趟人间,贪生怕死固不可取,敬畏生命、留恋生命却值得提倡。要是人类有一天彻底征服绝症,远离癌症,不知有多好!

生命旅程奇特,它没有回头路,不像乘动车高铁,有往返票,出去了可以回来。它是单程线,一个人来到世上,等于上了单程道,路边风景无限好,路途却十分艰辛吃力。一路走一路行,跌跌撞撞,有收获,也不免有遗憾,走得累了,你可以坐下歇息一会,但不能一直赖着不动,生活如当头棒喝,会轰着你起来。渐渐背上行囊沉重,那是你长大了,有了责任、担当和目标。不要怕,大胆往前走,学会欣赏,学会接受,学会放下,也要学会呵护生命,且行且珍惜!

恋恋头花

虞燕

少时,裙子不常有,头花还是能时换时新的。母亲会过日子,买来几色染布粉,两三种粉混合又能变成另一种新颜色,实在神奇。家里的白棉布和白纱线有福了,染料慢慢渗入,润开,素朴的它们顿时花俏起来,粉、黄、蓝、紫……那真是美好的重生。一日,母亲对着一些狭长的边角料灵光一闪,说不如给你染成系头发的飘带吧,打个蝴蝶结。我雀跃起来,哪个爱美的小女孩能抗拒蝴蝶结的诱惑呢?

晚饭后,母亲将白棉布边角料稍作裁剪,随后,点着“五更鸡”,盛了水的小锅置于其上,撒入染布粉,放进布条,用筷子将布条搅过来拖过去,热气升了上来,美乎灯下,依稀可见浅紫色气体一点一点向周围扩散。

母亲从未染过那么少的布料,两种粉的量没把控好,期望中的桃红色成了旧旧的暗紫色,她捞起布条,拧干,在我头上比划了下,抱歉地看向我。我倒没有太大的失望,颜色暗点就暗点,只是棉布稍硬,系蝴蝶结有些勉强了。

许是为了弥补,过不久,母亲便从供销社扯了专门系发的网纱条,鲜亮的玫红色,薄如蝉翼,柔软、轻盈、飘逸,母亲将之对折,剪为两截,给我梳好两角辫,垂挂于耳旁,两只玫红色的“蝴蝶”便停驻在我黑发上了,风一吹,还会翩翩起舞呢。与小伙伴玩耍,我时不时摸摸“蝴蝶”,怕真的飞走了。之后,母亲又买了嫩黄色和绿色的。嫩黄的亦是网纱材质,揉成团时跟母亲刚柯的小鸡仔似的,绿色的是绸缎料子,手感柔顺滑凉,阳光一照,闪亮亮。几种颜色奔跑少年的衣裳,随风起舞的风筝,每一样皆是衣服上的一粒纽扣、一块花纹,充满了异域风情。诗人所谓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说的便是此衣吧。

当然,在春姑娘的绣房里,远不止这几件衣裳,但具体有多少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。有的人说很少,有的人说很多,说到底,走出去你才看得见。

编成辫子盘起,用黑色细发夹固定,再套上网罩。耳后沉甸甸,花边羞怯地从耳朵旁露出来,像兀自开出了一丛淡雅的花。

用丝巾折头花曾盛极一时,折法不难,两两对折打个小结,穿过来穿过去,轻轻一抽,便是花儿一朵。那会,班上的女同学个个扎头马尾,而后,系上一朵大大的丝巾花,色彩纷呈、喜气洋洋。有次数学课,老师责问一男生为何左右摇摆,跟不倒翁似的,男生用忍无可忍的语气大声回答:前排某某头上的花挡了我的视线。大家齐齐看向扎高马尾的某某,可能丝巾偏大,头顶那朵黄色的花便尤其大,犹如顶了个向日葵。

我嫌家里红色夹杂金线的丝巾略俗气,遂跟邻居小芬相约,星期天去百货店门口的摊位买条新的。那条浅西瓜红缀白色圆点的丝巾,我简直一见钟情,折成头花后,远远一看,宛如山茶花上落了雪,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致。小芬的橘色丝巾花开得暖艳、鲜柔,两个女孩子坐在窗边,各自披散着乌黑的长发,你帮我梳头,我给你戴花,一面椭圆形的镜子传来传去。如今想想,那真是“当窗理云鬓,对镜贴花黄”的美好画面呀!

弟弟送我的第一份礼物也是头花。那年暑假,他坐父亲的船出游,船靠南京卸货,待了个把月。终于归来,姐弟俩亲热得很。突然,他手里变戏法似的多出来一朵花,精致、婉约,乔其纱材质柔柔弱弱,褶皱细密繁复,一层又一层,俨然是牡丹花的模样。仿佛怕玫瑰红过于艳丽,上面便撒糖霜似的撒了碎碎的白粒儿,有点儿朦胧美。稀奇的是,花朵下端还有个弹簧夹,夹住一缕头发,轻轻一按,花儿就牢牢戴住了,哪像戴丝巾花呀,非要在头发上缠几圈再仔细打结,一个不小心,结散了,花也就掉了。

惊喜之余,想,城市里的东西果然比较高级呀。

弟弟说,这是他特意给我挑好,恳求父亲买下来的。那么多年过去,想起当年小男孩认真又讨好的模样,依然有被暖阳拥围的感觉。

此后,我当然还拥过各色各样漂亮的弹簧夹头花,它们盛开在我的发间,也盛开在了我的心里。



开往春天的列车 郭宏尉 摄

你需要一双透明的翅膀

周潇渭

你需要一双透明的翅膀,即使在灰暗的热带丛林叶片之间,也能够清晰地认出自己的脸。

你需要一双透明的翅膀,即使在泗水流深的凄切黄沙山,也能华丽地把漫天的尘土遮掩。

你需要一双透明的翅膀,即使在枯草摇曳的荒漠草原,也能如期唤醒沉睡的高山草甸。

你需要一双透明的翅膀,即使在无人问津的古老渡口,也能从容打造出驶向对岸的船。

你需要一双透明的翅膀,穿越暮霭,飞越重洋!

春天的衣裳

潘玉毅

不独尘世间的女子喜欢漂亮衣裳,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春姑娘也有此雅好。在她的衣柜里,藏着几件衣裳,精美得让人爱不释手,而春风是裁缝。古人诗云: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其实,不止细叶,春暖花开时所有的美景都是它的杰作。

春姑娘的第一件衣裳是绿色的长裙,青山绿水为摆,茂林修竹为边,苍松翠柏都是点缀,绿色的杨柳丝绦是缝织衣裳的线。裙袂飞扬间,我们看到的草是绿的,菜是绿的,竹子是绿的,就连河水也是绿的。这种绿,层层叠叠,好像

深入骨子。

春姑娘的第二件衣裳是红色的,颜色由浅入深,由隐约到鲜明,一直在不停变化,宛如少女怀春的心思。从暗香浮动的红梅到漫山遍野咧着嘴笑的杜鹃,从一朵一朵开放的仙客来,到一树一树开放的山桃花,这一种循序渐进步又层次分明的美让人叹为观止。

春姑娘的第三件衣服是素色的,梨花开了,这件衣服已经着手在做了。待到完工,用却了樱花、李花、含笑、牡丹、兰花等许多原料。这些原料都是洁白的,映着皎皎明月,像一丛未染尘埃的灵

魂。春姑娘将衣服穿在身上,白衣飘飘,宛若仙子。袖子一扬,翩若惊鸿,落在空中变成了云,落在水中变成了鱼。

春姑娘的第四件衣裳是黄色的,衣服上最显眼的装饰是连翘和迎春花。它们似由春风吹化而来,在荒芜间俯拾皆是,甚至不需要刻意种植。衣服的材质也很讨人喜欢,几十亩油菜花片片相连,油菜花或立梢头,娉婷如玉,或零落在地,变成花毯,把人间打扮得如同仙境一般。也难怪金庸先生会在他的武侠小说里塑造黄衫少女和“翠羽黄衫”两个角色,原是这样出尘脱俗的美,唯有黄衣可以胜任。

春姑娘的第五件衣裳是彩色的,红橙黄绿青蓝紫,每种颜色衣服上都有,且搭配得恰到好处。原野上的紫云英和郁金香,枝头的琼花和海棠,还有那绵绵春雨里的花伞,奔跑少年的衣裳,随风起舞的风筝,每一样皆是衣服上的一粒纽扣、一块花纹,充满了异域风情。诗人所谓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说的便是此衣吧。

当然,在春姑娘的绣房里,远不止这几件衣裳,但具体有多少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。有的人说很少,有的人说很多,说到底,走出去你才看得见。